

豫章叢書

第三三冊

豫

章

集

書

卷三十一

朝散集卷十一

宋 孔平仲 毅父 著

啟狀

寄孫學士

伏以天下之情皆忽近而貴遠學者之好每愛少而厭多猶之瀕河之民控平巨川之會飲之不過滿腹畜之不過盈缸棄擲之餘亦未甚惜汲引之際尙以爲勞及夫處之於大陵之坡徙之於高山之地負擔終日而難爲力鑿井萬尋而不及泉方知涓滴之微不翅金玉之重然而晚悟豈免悔心昔某之客京師

方執事之主文墨謂見遇之不厚則以爲門生謂所
居之相遠則同在郡邑惟是天資之懶惰加之日事
以因循未嘗接諸子之遊少得承先生之教可嗟鄙
昧不自發明及奔走以南歸在崎嶇之遠服猿狖之
與伍蛇虺之與居雖文史之前陳而明識之內竭每
有鄙泥但掩卷以長吁何從咨詢驚去德之已遠將
於千里之外而往有求尙以前日之稽顙用自愧然
而先聖典策雖萬世之下而得觀中國詩書雖四夷
之人而獲見立教者固無遠近成德者豈有親疎彼
往者之不追及叩之而必應用此自解必未見并廼

有閒暇之時作爲文章之伎託自置郵之內委諸衡石之前願於校讎之休賜以觀覽之辱行李之便特枉緒言遐陬之聞何異親炙下情不勝冀望之至

與張大博

伏以天下之士孰不汲汲而相求君子之交何必區區而後信或一言而志合或目擊而道存迺於邂逅之間識其平生之際某雖甚鄙竊學於茲然其聰明未足盡諸於已至於去就敢有擇於他人惟淺陋不知其他每踴躍欲行其素觀百世之上見忠義而必嘉況一時之中有正直而不比知縣大博蒞官劇邑

數惠遠民頃因經從幸遂請謁始見於簿書之冗劄
決如流再從於樽俎之驩是非必當指明姦邪而曲
見弊僞刺譏權近而不畏謗嫌剛氣發而縱橫滿坐
爲之辟易惟是慕德將以爲師迫於南歸故從容之
不暇及其遐想番悔恨以無窮恭惟某官自得之深
養而愈大特立之介守而不回擢居諫諍則有汲黯
之風進參左右則勵魏公之節使蒼生之望得皆見
乎古人小子之知不自負於今日下情祝願不勝拳
奉之至

國學解元謝啟

伏覲解榜叨被薦名切以國家之興文物甚盛舉天下之士其多至於十萬而預歲中之選者不足乎二千又況大學之居尤爲豪傑之會南窮北際陸走川浮紛然而來豈可勝計以敵其小不若敵其大之爲武得於外不若得於中之爲衆皆抱師友講習之功累年積學之業以相比量復得館殿儒雅之臣深見偉識之士爲之衡鑑苟充其賦爲幸已深矧在上游豈易以處如某者學不足以通天人而涉獵以自鄙才不足以動世俗而虫篆之爲羞幼承父兄教訓之勤長蒙庠序薰灼之美僅能秉筆趨於大較之前不

圖積薪輒在羣公之上默揣其自誠有所因此蓋伏
遇某官爲國旁求存心樂育采以下體收其寸長致
此妄庸免於黜落敢不益勤修省愈究精微庶幾後
效之收以爲至公之報

謝徐郎中

某竊以方今爲後進之計皆願出先達之門然而或
終身而不相知或一見而得異顧皆繫乎幸與不幸
不在乎才與不才某天資倥侗吏事滅裂富明公出
使之口實寒跡去官之秋雖不逮事於威嚴亦嘗獲
望於顏色豈期待之無間接以至溫以大微積星之

尊兼繡衣直指之重廼寵堦墀之賤特均樽俎之歡
在上之人誰肯若此不肖之意自宜如何辭阻遠於
崇墉方服勞於行役不時奏記甚愧負芒當青律之
已終計班輪之多暇衛生有術擁福無疆恭惟某官
以精明之才當重大之委自江之左杖節以臨宣使
者之光華邁古人之風采除弊照僞吏不敢欺寬繇
薄征民受其賜藹然駿望簡在清衷不次之求可倚
而竢某方還侍下正遠座隅默省寅緣嘗蒙於眄矚
尙期邂逅獲託於庇庥

上運判屯田

某竊以求聞於世所難得者特達之相知受知於人
又難得者始終之如一顧惟淺薄向託部封自引拜
於堦墀洎告辭於門屏歷時固久蒙惠甚均蓋待下
之從容皆由中之惓惓故無變易尤切感銘恭惟某
官賦資深純挾量宏偉志得名美居不倦於討論官
高職崇動必由於法律清明如日端重若山豈外計
之可淹想嚴召之伊爾小則翱翔於台閣大則運動
於樞機所養有餘何施不可某久於恩館齒在仕途
豈獨一身敢私於庇覆願同庶物皆被於生成

謝洪帥大監

某賦性之愚筮仕伊始自天與幸得公來臨伏蒙寬
明曲賜假借豈獨逃於吏責又獲與於薦章世蒙厚
恩不勝感激士重知己何以報償閒違榮戟之嚴衝
冒波濤之險淹留在道稽緩馳書雖未譴誅然甚惶
恐恭惟某官抱器閤富逢辰穆清累更中外之繁風
著聲實之美惟鍾陵之巨鎮據江左之上游軍民至
穰談笑以治眾欲借留於善政上方圖任於老成還
期之榮倚席可侈方春云暮於氣極暄更祈順序養
安慰人屬望

謝洪倅

某天資至頑吏事不敏向備員於簿領幸託迹於庇
庥屢趨門庭又辱車馬告辭典謁之日留意挽舟之
兵使無風濤之虞愈知恩德之大此蓋某官寬明植
性謙靜秉心以爲待下雖勤固不夫爲上之體與人
無間適足以增已之光忘其尊高習以成就廼下親
於卑陋皆曲盡於優容雖甚愚蒙豈不感激方朝廷
之籲俊况器業之邁倫想在匪朝進用不次更祈順
序自重慰人所瞻

謝洪策

向者初官獲依幕府伏蒙盛意曲究賤蹤知其不甚

頑愚察其粗有特守待必加於異禮言皆出於至誠
爲幸之多免責而去至於感激何以報償此蓋某官
賦識有餘挾量甚偉廉勤清介傑然良吏之規模公
正剛明卓爾古人之風節而又勤於好善和以接人
不以官高而自矜惟求道合而相喜豈期朽質亦玷
崇墉恭惟素積陰德而天將報之兼有朝望而上所
簡在佇登要用以慰鄙心非敢希庇廕之私實將觀
施設之大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江州知郡吏部

某自接士論已聞風采之高近經治封始親教誨之

厚以德而論則賢愚之相遠以爵而言則貴賤之不
同而蒙獎其片文待以異禮謙挹如此愧服亡涯間
違榮戟之嚴衝冒波濤之險淹留越月訊問後時伏
惟至明未尙遐棄恭以某官稟天醇粹爲世偉豪向
者居諫諍之司慨然存忠義之節事皆密啟豈同淺
俗之暴揚言有一違不效常情之苟且進非爲已退
亦相時自南牀之清崇出支羣之僻小勤勞民政寅
畏官箴未嘗修體貌之尊又以知度量之大上思舊
德時企正人佇見召還以符屬望某方歸親侍正遠
使軒翦翦薄材被恩於一顧區區末宦冀託於餘麻

謝鄂守張職方

比者罷秩歸寧經涂請見過蒙顧遇尤切感銘自阻
遠於崇墉方服勞於行役闕然奏記甚矣覲顏尙冀
高明曲加寬貸恭惟某官夙著異等屈臨一邦處之
有餘坐以無事臺閣之選旦夕以須方淑氣之甚暄
想冲襟之多裕更祈遵養少副願言

謝襄州史大卿

竊以貴之待賤卑者視尊先王之經固有等差而相
制後世之薄廼至隔塞而不通居上者藐然而自高
在下者畏之而難進欲祛此弊當得偉人昔恨未聞

今榮親見恭惟某官位爲刺史秩在正卿問俗觀風
六持於使斧承流宣化累縮乎郡章爵齒俱尊中外
攸服某半通賤吏一介書生其行誼不足紹古人之
修其文采不足收當世之譽徒以往還之際宜宣奔
走之勤以材而論則賢否之不同以勢而言則輕重
之殊絕迺蒙略去體貌之峻接以語言之溫烜赫旌
麾下臨於館舍從容樽俎嘗沐於宴歡雖矯曲鎮浮
自將敦盛德之重而寡聞渺見何以當至意之隆但
切悚惶仍增感激越迨封而未久想祥履之彌休再
惟明公宇量端閎風猷清遠藹然指紳之公論簡在

當宁之深知暫留一邦實鬱餘地佇登不次之用以
究非常之才方秋之初於氣尙熱伏祈順時保練對
國寵光

謝荆門知軍

向者北走帝都南還親侍兩趨赤戟再屈朱轡蒙下
接之加優結中藏而增感越治封而未久計祥履之
彌休恭以某官天機精明世務詳練措諸萬事莫不
左右而皆宜施之一邦不勞指顧而自治考之公論
言未盡有餘之才想在匪朝當別拜非常之命更祈
順時保育對國寵光